



劉向說苑卷第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
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
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
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山王猶
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以船
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四管
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亦非

疏之也任庖人鈞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柱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工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以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千莘紂用惡來家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窳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田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

取弒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謀世
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
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
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
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
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
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
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徃世而視
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
也國家悒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

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
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
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身或作以傳曰患之起必
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
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
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肖
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
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
智不足以見賢無可柰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
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

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况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

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審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饋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睢折脅泣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締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而風感而動乎心審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

嶮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夕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小節固足知大體矣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

晉國而厲公以見弒於呂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威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之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邯鄲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

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紂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為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為賢於已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為桓公垂拱無事而朝

謂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按地計衆非與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

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
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
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大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
也况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
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
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
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
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彼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

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駢於邑中非恭儉也將
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
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
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
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
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
異也由此觀之則士佐急矣

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
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
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

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
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
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
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
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
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
樂而後至也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
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
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

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
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
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
曰楚俠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
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
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
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
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
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
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

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
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
取拙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
子曰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
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
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
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
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
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
有

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
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
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
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
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
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
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
驕而且恠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
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一人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昔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里祖基自羊祖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官仲欒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一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大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求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十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曰可謂不

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
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
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
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
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
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馬宣王曰古者
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
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
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七年有則寡人亦

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騂騮驥驥今無有王選於
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
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廐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
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
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
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
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
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膏餌而不能致者害之
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難用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糴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紉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撻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

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鮪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

史鮪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聞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

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譌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

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
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
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
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
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
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
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
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
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重矣如對曰其罪重

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焉隨會
曰君矣如對曰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而
忍其臣者日邪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
如隨會對曰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辨
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侯援綏下
車辭大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子方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
天下洗百巾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
叔齊辭也田子方辭三公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
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

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
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
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
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
者驕士田贖曰今日諸君皆為贖祖道具酒脯而
先生獨熬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程黃踞堂
而與之言程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
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

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

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

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胥然對曰由聞之也士

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

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

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

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

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

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于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日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

者奚益於吾亡哉

揚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予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右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艷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盞酒三鮒魚祝曰蟹堞者宜禾漥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

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
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
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柰何對曰易
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伍萬人使上將軍將之
至禽將軍首而反且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
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眡子將楚
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
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
發伍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

然乃更使眡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
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
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
早也田忌曰申孺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
肖者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
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
眡子之為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
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焉歎曰吾獨
無豫讓以為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

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爵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黶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為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奔之何良之為若不奔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

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劉向說苑卷第八

劉向說苑卷第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

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
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
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
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
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
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
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
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
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
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
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
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
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
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
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
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
鍾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裊衽右朝服曰吾
鍾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

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
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
陰刀刎鍾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
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
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
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竽瑟坐有頃平
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
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
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誣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

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嗚呼之咎犯則中
其一指曰是一也便遊赭盡而峻城三也柱梁
衣繡士民無褐三也沐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
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三不敢諫遠臣不
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鍾聲除平公遂與咎犯參治
國孟嘗君游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
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
謁者入曰它吝以鬼道進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
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士耦人與木梗人語木梗
謂土耦曰吾子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

水潦並至則必竭。釋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遂巡而退，而無以應卒。敢曰嚮秦。

吳諸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日。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能，群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誡，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

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闔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闔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萑陽宮一本作咸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

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

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萑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為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

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萑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遠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

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
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
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費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
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
之竒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
倍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
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
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
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
立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

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
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加諸
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
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
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
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
諸御已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人之名焉
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
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

孤竹刻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皆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誣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爲不善過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徃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弟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

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阨為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鍾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擁之於百世之後者也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籛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舟之姬淫其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

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籛之矰畋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其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襦褌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舟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

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筮籥之矰逐舟之姬務
治乎荆兼國二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
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闢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
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
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為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舐舟以逆之左五百
以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
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
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
下可以陳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

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鍾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
臺今復欲為鍾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
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
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
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
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
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
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
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
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
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
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
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
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
齋教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
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

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采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
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則跪
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
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則跪以辱社
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
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古
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
有失行而則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
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
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則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晏子被
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
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
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
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
問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
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
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
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
梁丘據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梁丘據操瑟右
擊竿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
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
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
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
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
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
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
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
五千人一作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

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
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
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
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
不死必爲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
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
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踈子胥之
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
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

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
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
其游辭僞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
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
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
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
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
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曰讒曰子胥爲人
剛暴少息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
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

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強諫沮
毀用事微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
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
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
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
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
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錢
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
顧反誅我我今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
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政必三四

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
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噐而抉吾眼著
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
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
怜之乃爲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
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
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
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
覆面而自刎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比

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
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
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
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
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
曰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
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
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畏其威
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聘焉

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
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功事君任政求說其侮
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辭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
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
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
則可若未有也不知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
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
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
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

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

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執求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秦山之溜
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
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
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
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
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
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
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
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
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
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
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
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
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
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奔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
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
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
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

一
九
一
七
六
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
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
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弃弟狂
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
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
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
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
倉廩合䟽縷之綿以成帷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
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
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劉向說苑卷第九

西

西

